

在小资泛滥的浮华年代,听谈歌为被遗忘的工人大声咆哮,不失为迷醉中的清醒——

谈歌：“我是工人中的一员”

□本报记者 苏墨



文坛久违了的谈歌,8月26日,以河北省作协副主席的身份亮相北京国际图书展相关活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与何申、关仁山并称河北文坛“三驾马车”,他们的作品以“贴近老百姓,关注新时代、揭示新矛盾、展现新生活”为主要特色,在盛行“先锋文学”的时代被誉为“现实主义冲击波”。

时光荏苒,20年后,这位曾写出《大厂》、《天下荒年》等颇具影响力的工业题材作品的作家告诉记者,他正在创作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描写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艰苦卓绝的表现,将在明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推出。

与工人日报的“情缘”

翻看谈歌的简历,记者发现他的处女作《欢迎检查团》正是发表于本报。“工人日报对我专业从事文学创作,起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谈歌说。

说起与工人日报的这段“情缘”,谈歌甚是感慨。1977年到1978年,他在冶金工业部某个下属单位的“学大庆办公室”,负责写简报。当时,“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在全

国搞得轰轰烈烈。他与另外两个写简报的同志,每天都要向部里市里抄送简报,有时一天要抄好几份,疲惫不堪。上级的检查也很频繁,隔三差五就能来一回,久了,形式主义就多了,逢迎的事儿就出来了。他所在单位驻地的保定市总工会,有一个“工人业余话剧团”,得知谈歌“能写两下子”,即要他写一个独幕话剧,谈歌推脱不开,便根据“学大庆办公室”的这段生活体会,写了一个独幕剧《欢迎检查团》。“市总工会大概演了十几场,他们演出的同时,我看反映还不错,就把这个本子寄给了刚刚复刊不久的工人日报。没想到1979年4、5月份的时候,竟发表出来了,实在是惊喜。”

“当年,我参加了全国工人文学创作的函授学习,还得了奖。《四十岁的大学生》等作品也是在工人日报发表的。”

“现实主义冲击波”威力依旧

1996年,谈歌的《大厂》在《人民文学》当年第一期刊发,这部反映国有大中型企业

在改革中的处境的中篇小说,以其鲜活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很多读者反映,读《大厂》就如同当年读《乔厂长上任记》一样,因为作品太贴近企业里的生活了。

而在这一年,《大厂》只是谈歌带给文坛震撼的开场。《天下荒年》、《岳姑娘的故事》……一年间谈歌发表长篇小说1部、中篇小说17部、短篇小说23部,还有一部25集电视连续剧,总计近200万字;全国几家有影响的文学刊物的头条被他占去了大半。有人说,1996年是文坛的“谈歌年”。这些作品也成为“现实主义冲击波”中最强劲的一股力量。记者曾在谈歌的《激情岁月》一书中看到一段非常准确的评价:谈歌是一位社会疗救型的作家,他尤其擅长诊断国有大型企业萎靡困顿的病症,甚至不逊于社会学家式的政治家。谈歌在他的写实叙述中从不遮掩自己的激情,而且他始终把情感的天平倾斜到工人的一边。他曾是工人中的一员,至今他似乎仍把心遗留在工人中间。小说表现工人的生活 and 情感,没有丝毫矫饰和虚伪的恶俗。更重要的是,在小资泛滥的浮华年代,听谈歌为被遗忘的工人而大声咆哮,不失为

迷醉中的清醒。

“回过头来看,当年先锋主义很是盛行了一段时间,我也追风赶浪写过几篇。但是,面对那么多的社会现实问题,作家若一味躲在屋子里搞先锋试验,必定会被读者摒弃。之前,我做过几年行业报纸的记者,到处采访,对国有企业有许多感触。应该是在这个背景下,我写了一些关于国有企业人和事的小说。”在谈歌看来,当年的作家们还是有激情的,也是关心大众生活的。而时下,真正代表大众情感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少。“讲句实话,有多少读者知道什么是先锋文学吗?我想,大多数只知道先锋毒素,消灭用的。不提倡深入生活、不提倡写大众民生、只写自己那点感受,这是不对的。”

面对时下写工业、工人、工厂的作家越来越少,作品凤毛麟角的现状,谈歌认为,问题就一条:作家不上心。新一轮产业升级正如火如荼,在谈歌看来着力于工人、着力于一线工人和干部是会出很多好作品的。“看过一些写国企改革的作品,多是情节淹没了人物,还有一些作品,或是因为作者的生活阅历不够,附着在人物身上的情节不丰富,人物苍白,成了符号。”



最感动我的一本书 征文

很多年前,大学校园里流传过“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的说法。我呢,不是女性,也远离青涩年华,读完《周国平散文》,却也爱不释手。

初读的时候,我画红杠,每页上都画得满满的,如果把那一行行的文字比如山峦,那么,这些红杠就是沿着山脚欢快流动的溪流,红笔蓝笔交错,直曲曲折相衔,竟成一种山水相依的风景。写本文时,又从头读起,遇到好章佳句,我会在纸下端打个折,结果,这本书像一只鼓满热风的风筝,仿佛就要飞翔。

我想周国平先生,前生一定是个极善良极清丽的女子,他看草木山石的眼光,都是柔美而温暖的,如水漫过河床,每一枚卵石都能感受到爱抚的力量;他看人世间的目光,更是

温柔地看待人世间

□徐斌

温柔得不能再温柔了,他的流畅的细语,仿佛涓涓小溪涓涓无声。

读《幸福的西绪弗斯》,那受到惩罚的西绪弗斯,在无法无止的推石头的苦役中,居然逮到一只美丽的蝴蝶。反思人生,谁的路途一帆风顺呢,就像西绪弗斯推石头,但是那快乐的蝴蝶也是存在的,我们应该抱以希望。

读《在黑暗中并肩行走》,如作者所言,“每个人对于别人来说,都是一个秘密,我们应该顺应这个事实”。这话让我想到前段时,网上流行的最新结婚证词中,有一句神父的话:“现在,请新郎新娘交换微信密码。”我属于反对派,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存在坦白之类,道论难以践行,也是忽视个体的存在,缺乏对人的尊重。

在《人人都是孤儿》中,作者的悲悯情怀弥漫天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茫茫宇宙间极其偶然的产物,造化只是借了同样是偶然产物的我们父母的身躯,把我们从无中产生了出来。因此,从茫茫宇宙的角度看,我们每一个人的确都是无依无靠的孤儿,所以人人都渴望有人爱,都想有人疼。”“如果以这句话关照世界,生活中会减少多少遗憾啊!”

在《记住回家的路》中,作者对灵魂的推崇显而易见:“你不妨在世界上闯荡,去建功立业,去探险猎奇,去觅情求爱,可是,你一定不要忘了回家的路。这个家,就是你的自我,你自己的心灵世界。”其实我也爱走动的,每到一处,眼睛逼着双脚带它行走,似要一日看尽长安花;但我深知,家园虽好,家更重要。

作为热爱阅读的人,在《生命本来没有名字》中,我读到一种阅读的方法。他说:“令我感动的是她(读者)对我的文章的读法,不是从中寻找思想,也不是作为散文欣赏,而是一个生命静静地倾听另一个生命。”其实我们读书时常以命,流泪,拍案叫绝,开怀大笑,何尝不是以生命倾听生命呢?

周国平先生的文字是安静的,直击人心最柔软的地方;像一碗鸡汤,给人精神的滋养。我在读完每篇文章之后,总会抬眼望向,白天里,那些文字是一抹淡云,把我稍稍引离日常生活,作一点奢侈的思考;夜阑之际,它是一点星光,照我回看所走过的路和将要走的路。

“诗歌船”,请驶入时代生活大潮之中

□袁跃兴

近日,媒体报道,以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诗人臧棣命名的“诗歌船”,开始了它在黄浦江的首航,世界各大媒体驻沪机构和上海的媒体记者们一起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幕。

“诗歌船”项目,是上海“外滩艺术计划”的子项目,在上海贝思诺在去年成功举办的“2013外滩艺术计划”基础上,推出的重要文化项目。“诗歌船”是近百年新诗史上的第一次,也是上海开埠以来的第一次,目的就是将诗歌纯净的能量,注入疲惫的日常生活,实现诗歌行为对公共生活的深度介入,让公众在外滩这个典型且有象征意义的当代场景里遭遇当代诗歌,与之对视、对话,交流乃至交融。

“诗歌船”项目的内容,是将上海外滩金陵路码头的一首轮渡命名为“诗歌船”,并将码头、船体内的写真灯箱作为当代诗的表达载体,陆续发表国内外极具影响力和文本创造力的当代诗力作。“诗歌船”项目每周推出一个在中国当下语境里产生的卓越诗人和文本,努力在文学本身意义上,甚至文化上,为当代诗在新世纪以来所取得的重要成就进行

检阅和巡礼,努力将当代诗歌拉回到汉语本身的发展之中。通过诗歌文化“介入公众生活的方式”,与公众充分互动,让公众感受到当代诗创作向时代生活的纵深推进,体验到当代诗的社会意义和人文关怀精神。主办方表示,这项诗歌文化活动不仅是充分挖掘诗意的内涵,更是探寻诗歌对于精神、道德、伦理的价值意义。

这样的活动是一种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文学和文化形式。就世界范围来看,是用诗歌这种纯粹依靠文字的力量来对公众文化深度介入的行为,此前,只有美国的好莱坞具备这样的文学向文化转化的能量。因此,有诗歌评论家把这个“诗歌船”看做是一次伟大的历史事件。

在历史上,诗是为着一种已经完成的社会华丽的仪式和庄严的仪仗而创作的,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诗歌的光荣才会有它应有的地位。在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这种诗歌的光荣的观念。我们曾经是一个诗歌的国度,无论是唐诗的飘逸通达,还是宋词的婉转流物,我们的民族曾经流淌着诗的血脉,传承着诗意的

的灵魂。从文化精神实质上说,诗歌需要的是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这样的社会条件、时代文化和精神氛围,才是诗歌本身的生存土壤。

而今,商业文化放纵狂欢,消费主义盛行,物质和欲望几乎主导人们的行为,大众时尚已经成为社会价值的重要标准之一。曾经有过的诗歌时代、美学时代,似乎逐渐被物质时代、消费时代、欲望时代取代。因而,今天似乎已经很难再出现那些真正反映时代精神、表现民族性格、倾吐人民心声的诗歌作品了。甚至,在某些人的炒作和恶搞之下,我们逐渐丢失了诗歌精神的人文追求,我们的心灵中已经很少有诗意的了。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文化中,缺乏诗歌,缺乏“诗歌精神”,这不仅是文学的一个现实问题,也是我们的精神文化的现实问题。

诗歌文化理论,能够给我们启示。诗歌具有高贵性和神圣性,诗歌的目的在于追求反映真理,诗歌担当着瞻视往昔、放眼未来的职责。诗歌的精神价值的作用,在于它渗入人类

的心灵,表达最崇高的思想、情感。诗歌抚慰心灵,安妥灵魂的作用永远不能被取代,人类具有那永恒的本能——无休无止、不可抗拒的诗的冲动……

从诗歌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关系来说,一个民族不论在任何时期,都不能消失了诗的本能,不能泯灭了诗歌心灵,缺失了诗歌精神。如果一个民族丢失了诗歌精神的追求,而只有时尚,只有娱乐,只有消费,只有功利性的物欲,只有实用主义,那么,这个民族的心灵就会日趋浅薄和苍白。如果我们的心灵中没有了诗意,那么,我们可能会泯灭了文化感受性、道德同情心和人类终极精神价值的追求。“诗歌船”起航了,我们希望它不仅激起诗歌的美浪花,更相信这只“诗歌船”会汇入时代生活的大潮之中,破浪前进。



《最美的教育最简单》发布

本报讯 近日,《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作者尹建莉的第二部家教书《最美的教育最简单》发布。

据介绍,该书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姊妹篇。它紧贴当下教育现实,还原教育真相,作者依据经典教育学和心理学理论,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让家长意识到,美好的教育原来是简单的,自己也可以成为教育专家。

此外,这本新书还提出了一些让大家耳目一新的教育原则。如“儿时不竞争,长大才胜出”、“严厉教育是危险教育”、“母爱是个逐渐分离的过程”等理念。(王明月)

《岁月悠悠寄深情》出版

本报讯 张印周新作《岁月悠悠寄深情——一位农村孩子的心路历程与名家情缘》一书,日前由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即将在全国新华书店与读者见面。美学教授、原广播电视影视部副部长同向荣与著名作家周明分别为这本书写了序言。

全书共分乡情篇、亲情篇、友情篇和服饰篇四个部分。作者用饱含深情的笔墨,描述了在陕西农村生活的心路历程、渴望参军理想信念以及在北京就服饰话题与艺术界名家零距离接触的情感故事。据悉,作者长期从事服装书刊的编辑工作,是我国服装书刊编辑事业的早期先行者与开拓者之一。(华江)

李可染画院新址将竣工

本报讯 近日记者获悉,以著名已故画家李可染名字命名的李可染画院新址即将竣工,李可染画院院长、李可染夫人邹佩珠参观了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的在建新院址。她对新院址的改建工作非常满意,并对大兴区政府的支持及施工单位的辛苦工作表示感谢,并表示要继续弘扬民族文化。李可染画院进驻大兴区后还将为小学、中学、大学、留学生提供各个层次的中国画教育与培训。

李可染画院成立于2012年3月26日,原址在北京西城区的李可染故居。画院的创立走过漫长渐变之路,凝聚着大批学者的期望与社会要求。(富燕)

一周书情

殖民者走了,国家独立了。萨林姆千里迢迢跑到大河湾上的小镇,在这里呼吸的每一口空气和接触到的每一颗尘埃上,都似乎散发着梦想和未来的芬芳。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朝这里奔来,就像那滴水的水葫芦朝小镇漫卷而来。水葫芦开着紫色的花,默默无语。但眨眼之间,萨林姆发现繁荣里总透着无边仓皇,无论他怎么挣扎,他永远是一个两手空空的外乡人,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可以回去的地方。只有水葫芦依旧在黑色的大河上默默无语。这是《大河湾》讲述给读者的故事。作者奈保尔

□邓崎凡

奈保尔绘就《大河湾》 蒋勋书写《吴哥之美》

奈保尔绘就《大河湾》

蒋勋书写《吴哥之美》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图书博览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苏墨)8月27日至8月31日,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教育部、文化部、科学技术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出版协会、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主办,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承办的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图书博览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办。

本届图博会展览面积5.36万平方米,展出2291个,参展国家和地区78个,中外参展商超过2162家。土耳其为

本届图博会主办国。5天的活动中,将有50多位中外部部长级领导和驻华使馆官员莅会。此外,来自78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余名出版人、作家、媒体人赴展。图博会期间,主、承办方以及参展商将围绕产业融合与发展、全民阅读、文化与文明等主题,举办1000多场丰富多彩的活动。北京图博会因国际化、专业化、产业化,被誉为中国出版人在家门口走出去的平台,其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为全球出版人所关注。